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吳興姚

鉉



頌甲 德六首

盛德大業

無疆頌 李華

起義堂頌 僧一行又云張說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張說

上黨舊宮述聖頌

龍池聖德頌 張九齡

靈武受命宮頌 楊炎

無疆頌 并序

李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
况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負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
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
露同於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
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旻天 監於下 興有德 維隋之杪
時黷陰凝 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盪濯雰慝 文明乎萬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 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焚干爐 甚溺于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訐謨
太宗稽首 恭受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國 翦雜羣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址爲堂 實勸實勛 付俾厥裔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斐靜康 不耀而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羌 瞻我大邦 助祭在于廟
執貢朝于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溇溇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厭以足 俾壽而福
都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蠱之毒 豐而爲瓊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
八柱將覆 帝旨五臣 保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旣成矣 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 有危兢兢 廟桃震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杖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歸祚于有功有德
於戲盛德

玄宗文頌

不鑠玄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于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陪于雷霆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錄	誅千萬人	其後賢王
光武赫赫	誅沛賓客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坐死逮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長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于玄宗	哀彼鈇鎖
降為鞭挞	誕告郡國	大為屋室	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為陂池	養鱗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寓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	若曰寧我召躬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朔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于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涕濡	傳聖自頤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于神祇	爰訓六師
震登北陲	陵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咸舉其旂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噬無慾
颯然丘岳	破裂崖谷	逆隸傾覆	朝社大復
屆于海之外服	以盥以濯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祀于陵廟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兕有孽

將噬將齧 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 如燁於雪
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興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 矧我帝君
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幼冲聖敬
寔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羣師稟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 人咸曰 罔不率從
延億兆斯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容 上如太宗
為玄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玄宗元孫

起義堂頌 并序

僧一行又云張說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揔萬國一讓于稷高

再讓于臯繇稷高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盛臯繇後天我國家於
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陰隲非禹以享天而德讓
知歷數之有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
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
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陂
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
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猘猱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訴我高
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
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
終于文祖輯五王班瑞于諸侯類圓裡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
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
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
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
外行專斷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為奧主一區域而定大

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皐繇玄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玄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羞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子主鬯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

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仗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憑宗祐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于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于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皐繇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玄體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兄夢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騫飛晉陽萬夫一心

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
師節制威惟連戮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
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
璣仗入雙闕詔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濤蕩颯掃霆馳電爍劍不摧鋒弩無再曠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
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遠碣作乂梁岐底平風動
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
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并序

張說

客有嘲臣曰聖主正新曆握乾符百僚廢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
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奚其爲僿擬也臣應之曰斗水
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編而守隘也握
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曆交相表裏況命
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揔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

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瑩也是以涸思乾慮久難其述客無
異焉客曰請終餘論粵若我大唐慶始白雲道昇紫氣屬漢東失
馭淮南不返高祖舉晉陽之甲戡定關西太宗因後后之師削平
天下高宗收圖海外檢玉封中九域黎人重代飲澤雖鳴鸞改號
神龍中興周鼎歸唐玄圭祀夏中宗違代孽孽窺國於是乎聖上
起藩邸入鈎陳一麾水心羣兇泥首崇復大聖越踐少陽受禪當
宁而光大前烈垂統拜璧而慎寧後嗣四海有覆孟之安百代無
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倚禮
樂爲國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
振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磧嶂西南瀚瀚東北熾皮火毳
矚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駁駿浮天溟絕冰漠連歲獻款鳥
獸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于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
人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瘞汾
睢寶鼎見柴岱宗卿雲蔚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狎而不紀矣是

曰

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
師節制威惟連戮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
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
璣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濤蕩颶掃霆馳電爍劍不摧鋒弩無再曠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
密德充頭懸高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遠碣作乂梁岐底平風動
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
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并序

張說

客有嘲臣曰聖主正新曆握乾符百僚靡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
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奚其爲僮儼也臣應之曰斗水
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編而守隘也握
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曆交相表裏況命
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揔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

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瑩也是以涸思乾慮久難其迷客無
異焉客曰請終餘論粵若我大唐慶始白雲道昇紫氣屬漢東失
馭淮南不返高祖舉晉陽之甲戡定關西太宗因後后之師削平
天下高宗收圖海外檢玉封中九域黎人重代飲澤雖鳴鸞改號
神龍中興周鼎歸唐玄圭祀夏中宗違代孽孽窺國於是乎聖上
起藩邸入鈞陳一麾水心羣兇泥首崇復大聖越踐少陽受禪當
宁而光大前列垂統拜璧而慎寧後嗣四海有覆孟之安百代無
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倚禮
樂爲國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
振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磧嶂西南渤瀚東北熾皮火毳
矚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駮駿浮天溟絕冰漠連歲獻款鳥
獸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于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
人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瘞汾
睢寶鼎見柴岱宗卿雲蔚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狎而不紀矣是

曰

之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殷時以閏成歲考星間而革踈度置歲差而辨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晷合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若夫仁聖根於內菁華發於外祥兆秘於前謠讖灼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閔者漢太初時一巧曆耳其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將露才揚術預證來聖有耆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歷三家創法一引爲徵約之年代則隣近稽之圖籙則曖昧未有如新曆之昭昭者矣昔在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臯繇降德皇唐復興

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筭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土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摠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同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曆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粲彰如彼所謂廣德休曆交相表裏之效也善曆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興王者不俟往言以表聖設徵夫洛下閔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

且如恃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福也賴上年衰其德豈謂周公之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告於神明捨此道也胡可語正天曆握乾符哉謏臣懵學謝生玄造樂虞典之歌舜羨周詩之美文敢不敷信辭薦清樂獻上客之課託衆篇之後云爾維皇六葉於赫啓聖步玉斗握金鏡地維續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令清廟九祐堯門百慶郊稷尊祖擇昌定命德自我流藝從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銀鈎鳴絲鶴舞調箭獲愁集賢榜殿花萼名樓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日朝徹千心暗曉卿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宵登太山天下小飛祥定瑞均靈躋類鞮譯窮天琛維盡地爍此金戟鑄爲農器匪直也然探玄索秘軸止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疑吹萬情辨發歛潛合晦明幽闡階萱朝開宮槐夜卷正我長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遠頌聲焉

上黨舊宮述聖頌 并序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于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整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轅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歆如荅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撫岐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書臣駿臣象先臣頌御史大夫臣淮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天曆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掃陰沴而覩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潞人懷代邸誄泗亭採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忻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玄者應速或階晦以彰

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
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
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謠言合議巨迹引途嘉李
傍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
教陶無窳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
狼銜鈎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
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傲儻瓌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貺集而不彰
則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
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潞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違代國
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
怠違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
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蕩莫能名約
乎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兮帝

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晝見攀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
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寢于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迹童
謠木連著立摠神異兮空鍾化穴縞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
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皤皤潞老樂
我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據無窮兮

龍池聖德頌并序

張九齡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而必見意於
休徵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魄尤功濟
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寥無紀書契之
後炳煥可觀若乃鬼神睢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
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
銅鐵鑄兵材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
方割下民昏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理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已降蓋三千歲矣其間木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出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旣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天錫真符聖受休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舊里京師爽塏之地傍無寶澤中忽濫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化浸廣榮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曾有則此之出雖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充滿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國家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數有時而否至理也無代而亡固存乎大聖之生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弊順成功自古之啓佑之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之也如此初中宗違代后黨日窺隙大道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朝若綴旒旒然當

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若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提劍而起雷霆一奮妖沴以清內難旣衰外虞有謐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然後反華僞於朴還澆醜於醇以大道爲源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任於刑罰亦不在於禱請大造化成玄猷充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泰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邦家而不形於斯須不彰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成乎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包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擎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

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微乃著紛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美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于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傍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母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妃苟應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阜育羣化發揮蕃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祀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裒信郡王璨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旣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王之在鎬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疑載薄在帝庖羲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主是膺湯武已下未何足徵右元命

於燦巨唐乘運而起續禹之統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右聖德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沈精降液下爲靈泉泉靈有泚有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實天所啓右龍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行化爲神池曰止曰行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根有見曾是不涸右神池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苞如雲之族潛龍在下瞻烏在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旣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雖舊京其命惟新右休氣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惚恍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孔佶或潛于泉或見在田與時順動亦應于天克酬我皇無得稱焉

靈武受命宮頌

并序

楊炎

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戡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以寧濟爲業不以修身爲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躍龍

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曆之數啓龍圖
作受命之書付于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羣公卿
士負玉旒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
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玄女勅軒轅氏大定其
災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
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者皆美德馨乾坤也必聞幽贊玄德上達景
福有歸六聖觀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處
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
兆之衆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
心歟丁卯廣平王倣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
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
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
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涸迴鑿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
勤道而嘉禾生靈祗髮鬚玄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

終而會歲蕤昫饗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
齋宮啓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
父爲文武太皇帝是日烟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郊紫氣
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
天下兵車會決時也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胡夷平
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癘動罔不吉歆
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
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
戡定者歎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蚩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
歸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号實
在茲都願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
天地之鑪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漢
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將不堪皇曰

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州爲行爲陣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皤皤北叟垂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頌乙 總三首

封禪

紀泰山銘

玄宗御製

大唐封東嶽朝覲壇頌蘇頌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紀泰山銘附

玄宗御製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情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旅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

帝之孫羣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巽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荅歡同陳誠以德大渾叶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權舊章補缺政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

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丕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愆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爲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玄神中宗紹運舊邦惟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已南面網緝化醇告成之禮留

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
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
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先照舊勳方士虛誕儒書齷齪
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
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
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
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
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
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
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閱曩聖之與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
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
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号狂悖三

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
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
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高三
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
玉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
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
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
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
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
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聲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
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
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丸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
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
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

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暮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
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
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明翼乎鶴鷺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
鄙人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
我后以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
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圓丘日不奄
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埽路
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壁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
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旣而禮官不
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大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
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
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
典葺闕政攸祖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

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啻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
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祗祓
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
宮天孫揔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
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
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
其天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
宮懸於重壇之內干戚釵及鈎戟戣戣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
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
百辟羗夷蠻貊褒成之後讓王之容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
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而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
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
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

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鐘歌大呂
開閭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嘏乎
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
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煙
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
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鞀果后國風惟舊
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青災大賚之慶不泯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祔室迴玉鸞於上都
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
異音同歎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
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
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
曰祭泰祈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
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職末光聆絕
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
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
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
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并序

蘇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臨
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
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繹思而照將紀功布度
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闢高臨建鳳萬隊
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藩后四髦士密
侍信臣高位扈封臺列升陞不下五十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
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

朕之慶也古則秘之何哉屬寒馳迅颺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而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巖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冕裘立珪璧序潔壘俎調鍾呂倨勾於篋簾戛擊平祝啟寶駢瑞兮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爲之門揚日大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霽郁郁紛紛喜氣烟煜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搖而萬歲聞自下達上僉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門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睿宗侑而作主奠獻嗚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勛於祖禰石礪藏美於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巳載大旂合大樂三陔崛以惟抗四亞鏘而輅止朝羣牧揆千官底邦賦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觀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干著執贄奉璋顛顛昂昂靡敢怠違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溥揚巽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頽頽湧洋溢周流黜對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嶻嶭而不拔胡微而

不鋪也亦既稱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效古之刻石臣頽稽首再拜而言曰

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依于巨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寧罔有不俾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羣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陞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三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睿者君也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有物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余往歲邦危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尺之劔狝閭闔絕勾陳趨北軍正北辰然後翼翼乾乾尊尊親親立我蒸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汾陽之

清塵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是以幸太原祭汾睢耀金甲肅邊鄙虜馬龍鬣而不敢南向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戍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裕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籍三脊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曷月而秘豈非享物降嘉司火也立渾同度在璿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未諭且管氏訖齊帝王凡八十九湮淪鬱沒孰若致美我高宗勒岱甲子正六十盼蠻蕤蕤故能應期我神武惟繼代奉業增高保鴻缺乎中何也即先后以權蹙阻于運二宗紹復未遑厥功神闇之契不在諸子而當聖躬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稱而左輔右弼雜摺紳鴻碩之倫抱藹懷書蒸雲吐霧方集賢內殿講議前席以論之傳不云乎君子勤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作樂豫以動也慎矣哉禮樂之爲用故執禮者具刪弊則質宜之自我變樂者理去商何害謙以爲臣二者洽而三讓之制曰可始嚴鹵簿騰七

萃啓禁關迴九重以聽乎鸞聲之雍雍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讚華夷觀駢闐總搏羨漫半散出成臯踰榮波滌滑臺眺洪河遂並昆吾之墟倘佯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于充徑九一三齊喬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在莫不幡幡華皓如藿傾陽或牽以籛或捧之觴偃樓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今日一以感乾封之舊章迺籛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沸渭頡頏矧國鄒魯家洙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父及信宿之應巖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王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裡旅之數重褒成之祿撫遺眚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擊王業休咎牽人事況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鞏于位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丞相繫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固或怠遂弘天封煥天章篆介丘而旋德陽大饗乎羣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

類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
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資人所
載士馬山嶸戈矛山沓禎符山雜靈響山蒼天與人合我鋪衍兮
長粹清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
之我京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

頌丙雅附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武四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揚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平淮西雅附宗元

時政一

聖政紀頌來鵠

豐年一

德勝頌歐陽詹

祥應一

歲星居心頌權德輿

高世一

伯夷貢韓愈

大唐中興頌 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蓋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冥契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葉姦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巢山駕海之羣狼燾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伏蚩尤宗周之仁也稱襁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和人和而動天勝意者河洛後怨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

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摠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
天紀盜我符璽黷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旻蒼
降鑿錫命於予俾續夏已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戲余匪王帛
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
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
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沈溺
爾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暮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
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坼軋河嶽爲之
震蕩彼狐鳴擊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
過半矣故鄴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兒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
河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顛氣鎖攬搶應龍秉鉞
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王輅山動
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
黍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

賞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龔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
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輅入天庭
動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藪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
侯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壘俎陳於席華戎踊躍喜氣
磅礴日非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窺其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
一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爲鑪假仁義爲途陶氣象鑿耳目與神
合同契以道浸澆醜全屏象之形斷珠王之脛然後以景星燭夜
甘露清氣昇閭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
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
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勳絕瑞光照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
百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盍謝生於天乎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
場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
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鳥越浮山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啓金

滕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醢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文
祖帝爲皇兮后爲母歌雲臺兮冊王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

并序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泊九蕃夷落內伺師旅之間外
合狼豕之克據金城害州伯蛇變交戟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
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崔倂揔中權專上將誓軍前之士
郤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護羌戎之長林竦
蝟合會于東郊粵庚午高牙大旆鐵馬長鑣歎以清笳陣以雲蛇
列于四衝蓬頭執戟鼓以靈鼉進于達路趨悍獷俟虎裘蟻臂北
陵于土門之隊鈎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
虎之師杖龍蛇之劍矛戟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
亂玄黃聲囂瓦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爲兵日月垂照於窮
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王文貝素女錦衣百金之產萬
井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宮是時也千人踊萬人賀

美太階之符見頌偃伯之議興持進金城太守李萬頃泊五邑長
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借運靡
乘乎帝錄不能撥亂罔應乎閒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
難以摧兇取暴爲治國以任賢杖能爲建功磅礴乎茅茨之下歲
蕤乎玄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
得之去殷伐崇太宗得之奄有遼海上皇得之克乎巨猾陛下得
之再清宇宙掃蕩氛孽允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
惟六聖騰光百有五十祀周賁海寓鋪敷菌蠢丹穴之賁孤竹之
君金罽括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號續鴻業歸勛祖禰昭事聖皇
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兇太康
西人永永來裔願篆石誌美以爲頌云

詔虎臣兮磴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霽塵壘兮被戎都

獻平淮西雅

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

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
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
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
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千後罕
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
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錫炳耀
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
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
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
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累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
淮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言其武于激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醜
狂奔叫喚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後汝克錫
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
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鏞彫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鬯尊是崇鼎臠俎載五獻百籩凡百卿士
班以周旋既涉于滄乃翼乃前孰啻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
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
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頌頌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郟彼昏卒
狂哀兇鞠頌鋒蝟斧螳赤子匍匐厥父是元怒其萌芽以恃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帥若飢得餉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
擣其虛靡愆厥慮載闢載拔承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誥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
國柝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
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

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
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
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
心大祖高驤長戟曾矛繁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
發乃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
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派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
家狡虜既糜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
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
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甄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
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

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
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鵠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
及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徵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
帝之所弭已也徵美者將有乎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
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
後若飈然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楊一夫
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楊也
史官執筆爲陛下日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晨
虛夕閑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強謹之說是
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
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

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于階之下天子側旒于殿之上奏者發誠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旒近而鎮之史筆隨而絡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詔業發神豐編照物借籍于堯典差光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駁狼噬虎食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爲已曾不致君內荏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工而已臣嘗涕泣以歎豈有以一已之細一性之忌於黍畷圭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遮上使聖緒神績有嘉駁善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柱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強謹之說若今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徽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

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撰錄號爲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穆宗皇帝動辰頷旒憮然歎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曷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涸業于典也朕續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酣馳荒驚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蓄猾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衛巖穴隔斥史臣占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鵠居山澤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爲聖政紀者追而頌出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
典無法頑肩界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
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平史是知朴繩休結正簡斯若
君誥臣箴觚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寢略嗚
呼貞觀多叶末徽多俞廷日發論殿日發謨牙孽不作鳥鼠其除
論出不蓋謀行不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裾瞠瞠而視透透而婁翹
筆當面決防納污不枯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
粲粲朝典落落廷憲聖牘既多堯風不淺頒編坦軸君出臣顯若
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閑殿曠廷無尸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翦
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
近丘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疇依
奏問莫觀嘉謀固稀取彼誥命祿爲國肥炯哉時皇言必及章德
室五帝道奧三皇如何翊臣嚙肉嗜益背距磨快福衡物長控截
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庾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

禁法蓋聖寵昌曷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
空宸逸朝惜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永徽綱亦匿
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既可
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
樹楊一夫欲競裁既未牢擗豈能盛帝業以裁逐史似擗穆宗憮
然若疚若營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諍孰示來朝
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爰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
目不撓不挹獬豸側頭螭蚪擺溼握管絕怡當殿而立君也盡問
臣也倒誠磊磊其事鏗鏘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語未絕緒史
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清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
官雲方之我后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
紀云殿無閑時廷無曠日雲諷波訪倦編剗筆君劬臣勞上討下
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則外夷內
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

翼戴祈福去故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
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摠斯不朽可懸魏闕愚得是言非
誦非伐實謂鑿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霽死天文光發惟我之有
頌兮奚斯躍而董狐鑿

德勝頌二章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
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
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
于常沴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
為霖霪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鱉咸若騰歡心
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戛磨力强者勝
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夜靄為慶雲烈日景曠為祥
光油油薰薰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生氣
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

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圻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
渟泉如開涌煙豐本增歧芄芄縣縣無磽壻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躋疏雲蠹以委圃餘糧嶽峙而栖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
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
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
其療乾元之宿疾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
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暉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
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
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啞歌聖代者動天
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
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鰥寡千箱盛
矣乎吾皇之德變青為祥休哉德兮

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暎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爲蒼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爲理覆露萬民洽浹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騭大化昭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爲紀四時爲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獷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

神於靖冥驅一代爲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遂古光昭聞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祐四方發爲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昭仁澤上爲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爲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
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丁政德 摠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賢宰一

虞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興利三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 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高邁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微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歲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微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爲魴皤皤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旣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闡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壤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審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震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咥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粳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歎至書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環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火光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晝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操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友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鈎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愠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

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閤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頽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饗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淘不獻服圻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饑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淫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

始學未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寧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素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官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

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縻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醲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躪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燧天鑠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

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魏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會
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入遂覲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罅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

而遽屈于洪洪之耆老媿惇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于塵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
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蓋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鄔貴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督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叅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苟鞭笞折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實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墾財數百萬調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宿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 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

川滌源因迤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
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
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鼈蟹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
大族强家泄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行自丹陽延陵
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
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强者以得
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駢矣生
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
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
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
素知截湖閏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
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
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

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闕之人不俟招呼拊從役畚鍤
蓋野俊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儔
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
之彌望灑灑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
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壻均品河
渠通流商悅真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
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
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
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
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
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至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
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
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

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爲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爲頌曰

望云云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爲溲清飢者飫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霈榮劃然眊眊復皎明追琢刻頌揚榮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渠醜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滯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顯之公取金流浸原爲畦私開四寶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燠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書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馨

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豎
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額血汚車茵丞相
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怙弟未周知情
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
新堰成馱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開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俸之烝徒
謹呼奪襪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孰施爲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
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于東諸侯
遂叅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中執法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曾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漑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
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畎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翔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天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
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爲鄰一家
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
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
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
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
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爲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
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即邑爲之官府官
府旣建史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
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
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
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穡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

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
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憂
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
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楊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楊州之域最
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
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儉
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
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爲封疆屬於海濬其畎澮
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
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頌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
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
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
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簞食瓢漿盡四
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鼓鼓盛暑赫曦而不傳車

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政
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
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年
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
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蓋大穰之徵也屯官
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
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丹而上以饋師
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
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
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終
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躔災丘荒札瘥田卒污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穫仰食干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爰立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

荒畫爲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田事旣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
如雲漠漠夫位基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耨趨穫稂莠不生螟
螽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庾如京
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贊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
威畎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旣堙變將爲田朱公濬之執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漑之水則泄焉曰
雨曰霽以溝爲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蕤蕤不侵
其畔不犯其穡我倉旣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
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
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微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
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

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
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

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晉
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
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遷公始居此地而
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
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
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
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
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
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
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
援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
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揔括奧秘鬱
爲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僊宅僊得神營

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
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后爲虛
室以鑿戶起層臺而壘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
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
孰能興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温人晉宣
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爲朝散
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
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
業學神僊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
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
夫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
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
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
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

練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也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玄門旣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窕茫茫
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張敬

尊師業尚冲密勤慈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旣而金革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賴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真蹈真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勤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寶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崧山玉女峯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
冥居於喂螺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
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
紫房齋心絜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
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
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晷晷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
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
自積苦爲海舉足見溺積邪爲山舉手見礙竟不髣髴之或髣髴
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
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
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
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由
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
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
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
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

之聞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
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
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
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一同
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頌戊 總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祠祀三

旌儒廟頌 并序 賈至

陝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翥

監牧二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郗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
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
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

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
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頽漣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
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
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簣芟羣雄如衆草建官罷
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
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
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導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
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
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黷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
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
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
峭刑賊言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是
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

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
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切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縣上之田則
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
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
肯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
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背德竊善
攘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一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
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
登高訪古愍默頽漸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
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肅肅
靈儀冥寞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尚
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
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瀉疢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

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陽而不仁坤順
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邠者其陰陽歟其剛克歟寓精堅
強壯趾慎固內習坎宮外形端倪居干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
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
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畿西盡
號略載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
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耄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
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庀徒執用大臻
于茲橫縻林縵四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
而入于穴俾圍木靡拉懸緇絕繼旣致乃窅其見如初五丁力拔
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
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莅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遶閭風而周巨鼈負
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錐而末固未可
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
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
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翼穆如
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泮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巖眉長河東流
汧沸涓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昔
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
華連帥大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
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
者內兵橫起右輔搔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局鑄

抗表奉迎莫迴天睭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當關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謹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羣心恟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旣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睭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內難旣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璽書爰來牡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鄴耳目奇功縑緡

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僊峯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歲
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莫至惟我
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轡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
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
禮無違事社旣啓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
證惇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 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廐馬二百一
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
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

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儉局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廩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鑿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弈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折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畜之將卜福佑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

齋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京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歧正也視而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嘗不感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坳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辱豐廐時其事也絜泉美薦疔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駢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

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
才故闔扼驚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駟駮駮
裹乘黃茲白來儀外廐至伎內櫪朝刷閭風夕洗天泉聖皇一馭
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妍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駮曰戎曰
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駢紫驕皇騅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
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
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旣陳羽衛咸備大
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
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威懷紛紜壯觀揮
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
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
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得色

朝髦庠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摠監韋績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乏匱克
馱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工
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縮繕工其政四也蒔苜麥
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芟蓄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僇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卻輓其政八也敢
問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吟詠瓌竒篆刻金石秦汧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
灑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嗚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鑿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揔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胄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駟兮展輅儀舞
月駟兮蹀重螭神僮兮態權竒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廩入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虛屈產貴其能鳴鴈門多其美脊豈止宗生異北
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泣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脣齒麻朝訾其頰脰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上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尺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廢馬始頡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媿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
馳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駑膺芻疴涼綱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磾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百揆調飪鼎寶緝熙帝繇夷吾果理於高後咎單謚暢於伊尹帝
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
攷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憂載習載步
穉之秣之疏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勛壽安尉智蘭弼華陰主簿常異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駮乘行翼聖
僊諧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豳土晚寒寧州壤甘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
度其四鏡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敬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惣監韋績惣以統之韋公敢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爲攻特執駒
禁蠶驅蠶撫餼趣馬慰薦廛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
曰善而筐蠶畝而瓔纒除而茲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
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懋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
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
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櫪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
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
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騷裏茲白鐵離項王
之騅符主之駟相氏之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驪劉劉之的
顛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駮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搥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駝有騃有翎有驪騶駘異羣驪驪亦分散如摛錦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爲宜桀肘爲咸陽幹
爲蕩方背爲闕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趁趨踴顧陞甌
齧草降阿飲沓駢而翔馭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叱馬羈至特立仰
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
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
郡齊人八坊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
李公司牧我韋公憫休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
敕夫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
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摧墮牆填塹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
良藂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
云朔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推納其資課
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埋國其利一也甲
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

墳盈春草先長便停橐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科
三萬圍徭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
三十餘頃杝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
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毗
盡地其利三也又綠馬所須羈絆翦刷黼黻舂帚油藥灌劑之物
又隄滌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
甯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
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梃煩激憤其利四也
內廩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
餒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臃而後入之以內廩起廢
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爲成憲則知
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
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警誓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
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篆鹽牧之作吾從二史

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島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
其疑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
嫩草繚垣墉兮積芻橐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駢綠蛇骨象
竒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籥雲兮低噴沙旣伯旣禱兮無
裁害有駟有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顛睨影長鳴兮聲造
天今安匹兮龍爲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